

MAO DUN XIAO SHUO

# 茅盾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XUE SHENG YUE DU JING DIAN

# 小说

吉林文史出版社

# 茅盾

MAODUN XIAOSHUO

代

序

1

◎ 茅盾的小说创作

孙中田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茅盾是以小说著称的，特别是以长篇小说的巨匠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对此作家本人似乎也有所体认。人们会记得，在他的晚年，当他把自己的25万元的稿费捐献给作家协会时，他也是希望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他自己便以辛勤的劳绩，为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范例。当我们想到《虹》、《子夜》、《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长篇时，便自然地会想到他对长篇小说所做的贡献。

茅盾在长篇小说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风范，在我看来有这样几点：（一）他的小说是社会全景式的历史观照为重要特征的。深广的社会生活描写，清晰地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以及心理现实的细腻捕捉，使他的小说具有着史诗般的品格。（二）茅盾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他在三十年代立意以新的写实主义为自己创作的主格，他在创作上，是以理性、社会型的作家留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这种理性精神,可以说,是他的文艺观的一部分。这种理性精神,趋向于崇尚科学的趋实精神与审美境界的统一。它在艺术实践中,注重科学态度,努力艺术的本真。比较来说,更为侧重于人物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的境界。在他的作品中,历史,仿佛已经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空间,而转化为作品中的一个“大角色”。可以说,人物的生命律动,都受制于这个无所不在的“巨人”所左右。这就是他所尊奉的历史怪圈和规律。就作家的心理类型来说,茅盾比较近于心理平衡型的作家。这在他的创作中多注重冷静与客观的态度。他的作品中,较少地表现出非常情绪化的参与精神,他的文本话语世界,思维细密,话语翔实,但叙述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隐蔽在事件的背后,而将生活中的事理人物的纠葛推给解读读者去品味与破解。

我们这里选的《虹》,是他在三部曲《蚀》之后,写下的一个长篇。这部长篇完成于1929年的4-6月。连载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6-8期上,1930年由开明书店印行。这正是他在大革命后客居日本的历史期间。《蚀》和《虹》都是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但两者却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来。不用说,前者反映的是大革命前后部分知识青年的苦闷的精神状态,因此画面上的情调也是较为阴暗的。而《虹》则正如命题所象征的,它所呈现的是雨后天霁时的光彩。可以说,对于生活执着的追求,对于生活中前进的力量获取是作品的主要精神。

《虹》是在“五四”和“五卅”的广阔历史背景上,反映知识青年寻求和走向新生活的途程。《蚀》中反映的不妨视为知识者的群体;而《虹》则主要是由主人公梅女士构成的。她从孝女、少奶奶的封建牢笼中冲决

出来,谋得了独立的社会职业;但是作者并没有给她安置在“虚幻光明”的境地。腐朽的社会,“新外衣”下面荒唐的生活,依然围袭着她。梅女士“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冲决着一切。“征服环境,征服命运!”经验给她的教训便是“不要依恋过去,也不要空想将来,只抓住现在用全力干着”。新的生活终于吸引了她。作品描写当她接触到革命者梁刚夫后,便产生这样的感觉:“从最近起,我才觉得有许多事我不懂得,而且摆在我跟前,我也看不到,我总想把不懂的变为懂,看不到的变为看到,什么事情都得从头学”。

对于新奇丰富生活的仰慕,逐渐地削弱着她的矜持、自负、孤独的个人主义襟怀和狭小的见地。作品写道:“广阔生疏的新环境将她整个儿了进去”,“迷失了她本来的自己”。这种新的生活,在健康的革命的思潮中她不断地成长着。小说的结尾,梅女士投身到“五卅”运动的洪流中去。她对女友徐绮君说:“时代的壮剧就要在东方的巴黎开演,我们应该上场,负起历史的使命来,你总可以相信吧,今天南京路上的枪声,将引起全中国各种的火焰,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头上的铁链烧断!”

《虹》像作家的许多长篇一样,并没有写完。按照作者最初的意图:“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就此说来,不失为宏远构想的一种尝试。

《虹》的创作与《蚀》比照,可以构成不同的写作方式。在《蚀》的写作中,作家是经历着充分的生活体验的。茅盾告诉我们,那是在大革命的复杂纷纭的斗争以后,作家回到了上海,当作者命笔之际乃至“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茅盾文集》1卷432页)。《虹》的写作则处于另



一种境况。这时作家客居日本。他的艺术构想,主要是客观的素材。按照茅盾的说法,“《虹》的主人公是以胡兰畦为模特儿的”(1973年12月21日致陈瑜清信)。梅的名字就是由兰转化生成的。这个人物,在大革命时代,茅盾曾经几次接触到,但都是远距离的。在日本时期,经过秦德君的转述,萌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于是经过升华和组合,构成一个时代的新的女性。所以当胡兰畦读到《虹》后也认为故事中的许多事都不是她所经历的。她甚至认为茅盾把她写歪曲了。这种“歪曲”,恰恰显示出创作的功用。这表明,茅盾在创作中,不仅有着广泛的生活积累,同时对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和拼接和组合能力,已经把握到了。如果说,在三部曲《蚀》的创作过程,对于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还处于一种试练阶段,那么在写《虹》的过程中,对于长篇小说的艺术运作,已经比较适应了。正因为如此,他会把间接听来的故事和累积的生活,融化整合,构成全新的意境,同时,即使没有亲自感受的事物,也会描写得情景交融。据悉茅盾当时并没有到过三峡,但是对于梅女士初出夔门的景观,峭壁的山势,隐显的巫峡,翠绿的松柏,却描绘得逼真如画。艺术的实践表明,艺术创作的内在情感自然需要获得相应的形体,但这些感情不一定需要艺术家亲自体验到,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通过一种“想象的同情”活动领悟到的。(参看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177页)。在我看来,这种“想象的同情”,会自然地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从记忆的仓库里,提取相关的客体材料,形成艺术上的对接。《虹》的创作正是如此。所以,《虹》出版后,四川的作家沈起予才不无感慨地对茅盾说:“未曾经过三峡而能写得如此逼真”是不容易的。



自然，梅女士并非是作家表现中的一个定型的新女性。《虹》是一个象征性的命题，它取自希腊神话中墨耳库里驾虹桥从冥国索回春之女神的意义。茅盾说：“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就人物来说，她参加了革命，甚至入党，但这只是形式上是个党员，精神上还是她自己掌握命运，个人勇往直前，不回头。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只是涂在梅女士身上的一种幻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37页）。所以在《虹》之后，茅盾曾有完成《霞》的构想，但终于未能完成。按照作者的设想，“《霞》将是《虹》的姊妹篇。在《霞》中，梅女士还要经过各种考验。



茅盾是长于长篇巨制的。但是他的短篇与中篇，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如《春蚕》与《林家铺子》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性的名篇。

自然，茅盾对于自己的短篇创作始终是很谦虚的。他说：“短篇小说，我写得不多。因为我 觉得写短篇小说并不是容易的事，或许比写长篇还难些。我自己知道，我所写的短篇，严格说来，极大多数并不能做到短小精悍而意味深长。”可见茅盾对于短篇小说的品味要求是很高的。不过如此，也反映出他的短篇小说的某些特征。有人说：茅盾的短篇小说，是“在丰富的生活内容上构成严格的布局，寓精练于从容裕如之中，作者有自己的特点（唐弢语）。这见解是很好的。短篇小说固然应该短小精悍，窥一斑而现全豹；但精练而充实的作品，却不一定以短小为度。鲁迅的小说，自然有《一件小事》、《孔乙己》等名篇；也有像《祝福》与《伤

逝》等从容不迫的力作。两者都是严谨精练的艺术珍品。茅盾的短篇小说，有借“生活的横断面”，而展示典型的社会现象的。如《喜剧》、《搬的喜剧》等篇便属这一类。然而也确有被作者称为“压缩了的中篇”的创作。如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林家铺子》等篇，但都是寓严谨精练于裕如之中的作品。

就取材来说，作家的艺术天地是十分开阔的。在这些短篇中，有的揭示市民灰暗人生的，也有的描写劳动者被压榨的苦难；有的则反映城镇经济的凋敝，有的暴露农村生活的破产。作家总是从繁复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看取生活，精心组合，在敏锐地感受中揭示在帝国主义的侵吞和买办官僚的统治下，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和历史命运。就某一篇文章来说，可能是一事一物，一种生活的断面，然而汇集起来，却不难看出时代和社会变异的面貌。

应该说，在现代文学中，揭示农民苦难的乡土文学的母题，早在五四时期便被鲁迅等作家提出来了。就这一思想来说，茅盾的小说中，可以说是鲁迅传统的承传与发展。但是，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变异以及作家思想的嬗变，在茅盾的作家中，则表现为明显地变化。这在他的农村三部曲中，得到充分的显现。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可以视为一部连续性的农村变革史。由老通宝的老一代中华儿女，到多多头等的“抢米囤”行动，作家在努力实现“穷则思变，变则通”的思想。

在农村三部曲中，茅盾是怀着农民能够走向斗争的确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说，老通宝是老中国儿女的写照；那么，多多头则在生活的磨难中合乎逻辑地体现了上述的思想。按照作品的显示，多多头在《秋收》



中已经成为村坊中斗争风潮的骨干。用老通宝的眼光打量，他不仅混在象阵风头似的卷来的人群中，而且是在敲锣！所以老通宝劈头就骂，教训儿子说：

“畜生！杀头胚！……”

“杀头是一个死，没有饭吃也是一个死！去罢！阿四呢？还有阿嫂？一伙全去！”多多头笑嘻嘻地回答



坚定、开朗，多多头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中，一语道出了走投无路的农民的生活意向。他说服了阿四、阿嫂，人们嚷嚷闹闹地走向了斗争。这情境逼使得老通宝不能不觉得“当真这世界变了，变得他想来想去想不通，而多多头他们却耀武扬威！”到了《残冬》里，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已经从最初的经济斗争转向武装斗争了。作品以多多头等冲进庙里，胜利地和“三甲联合队”进行斗争结束了全篇。这使得多多头的形象，更加充满了行动的力量。

《春蚕》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景象。诚如当时的一位编者所说：“近年以农村经济破产的题材的创作，自从茅盾先生的《春蚕》发表以来，屡见不鲜，以去年丰收成灾为描写重心的，特别的多，在许多刊物上发表”。其中如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叶紫的《丰收》、夏征农的《禾场上》以及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等，都是在茅盾之后出现的有影响的作品。

不消说，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作品出现后，立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它们曾以《秋收》“有描写抢米

风潮之处”；《残冬》“诋毁当局”等罪名，禁示它的发行。但是，到了1934年《春蚕》却被改编成电影与观众见面。

与《春蚕》创作的同时，茅盾又写了《林家铺子》的创作。这两篇作品是彼此互应的。在《故乡杂记》中，茅盾就已经在构想它的主题了。他说：

我想要是今年收成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林家铺子》的创作便是在这种构想中完成的。这篇作品完成于1932年6月。作品描写的是“一·二八”事变前后，江南小镇的故事。它像当时举国动荡不宁的缩影一样，展示了民族危难中惶惶逼人的景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借民族危难，对于人民“强盗”似的敲诈和掠夺。作品中林老板以及那些孤苦无依的穷苦人的命运，便是那罪恶世界的逼真写照。

在作品的写作中，作家一方面注意到林老板这样小商人的命运；一方面也写下了小商人对农民的盘剥，这种复杂的立意艺术的描写中，也得到了显现。在乡村与城镇的社会剖析中，展现出厚重的历史韵味。



茅盾

MAODUN XIAOSHUO

目

录

1

大泽乡 / 1

喜剧 / 9

林家铺子 / 19

当铺前 / 57

儿子开会去了 / 67

虹 / 73

跋 / 301

PDG

# 大泽乡

算来已经是整整的  
七天七夜了，这秋

季的淋雨还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风。呼呼地吹得帐幕像要倒坍下来似的震摇。偶而风势稍杀，呜呜地像远处的悲笛；那时候，那时候，被盖住了的猖獗的雨声便又突然抬头，腾腾地宛然是军鼓催人上战场。

中间还夹着一些异样的声浪：是尖锐的，凄厉的，有曲折抑扬，是几个音符组成的人们说话似的声浪。这也是两三天前和大风大雨一同来的，据说是狐狸的哀嚎。

军营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还能够困一堆干燥的稻草，只这便是那两位终天醉成泥猫的颧顶军官的唯一的韬略。

军官呢，本来也许不是那样颧顶的家伙。纵然说不上身经大小百余战，但是他们的祖若父却是当年铁骑营中的悍将，十个年头的纵横奋战扫荡了韩，赵，魏，楚，燕，齐，给秦王政挣得了统一的天下；他们在母亲肚子里早已听惯了鼙鼓的声音，他们又在戎马仓皇中长大，他们是将门之后，富农世家，披坚执锐作军人是他们的专有权，他们平时带领的部卒和他们一样是富农的子弟，或许竟是同村的儿郎，他们中间有阶级的意识作联络。然而现在，他们却只能带着原是“闾左贫民”的戍卒九百。是向从来没有当兵权利的“闾左贫民”，他们富农素所奴视的“闾左贫

茅  
盾  
小  
说

民”，没有一点共同阶级意识的“部下”！

落在这样生疏的甚至有些敌意的环境中的他们俩，恰又逢到这样闷损人的秋霖，不知不觉便成为酒糊涂；说是“泥猫”，实在已是耗子们所不怕的“泥猫”。

半夜酒醒，听到那样胡笳似的风鸣，军鼓似的雨声，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这两位富农之子的军官恍惚觉得已在万里平沙的漠北的边疆。闻说他们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么渔阳。渔阳？好一个顺口的名儿！知否是大将军蒙恬统带三十万儿郎到过的地方？三十万雄兵都不曾回来，知否是化作了那边的青磷蔓草哟！

想不得！酒后的愁思，愈抽愈长。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达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尽，却仅到这大泽乡；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误了期么？有军法！

听说昨天从鱼肚子里发见一方素帛，朱书三个字：陈胜王！

陈胜？两屯长之一是叫做陈胜呀。一个长大的汉子，总算是“闾左贫民”中间少有的堂堂仪表。“王”？怎么讲？

突然一切愁思都断了线。两军官脸色变白，在凄暗的灯火下抬起头来，互找着对方的眼光。压倒了呜咽的风声，腾腾的雨闹，从远远的不知何处的高空闯来了尖厉的哀嚎。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跃，使你血液凝冻，是近来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样的哀嚎。断断续续地，是哭，是诉，是吆喝。分明还辨得出字眼儿的呀。

“说是‘大楚兴’罗？”

“又是‘陈胜王’！”

面面相觑着的两军官的僵硬的舌头怯生生地吐出这么几个字。宿酒醒了，陈胜的相貌在两位军官的病酒的红眼睛前闪动。是一张多少有点皱纹的太阳晒得焦黑的贫

农的面孔。也是这次新编入伍，看他生得高大，这才拔充了屯长。敢是有几斤蛮力？不懂兵法。

想来陈胜倒不是怎样可怕，可怕的是那雨呀！雨使们不能赶路，雨使他们给养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们九百多人只好饿死了。在饿死的威吓下，光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罢？

第二天还是淋雨。躲在自己帐里的两位军官简直不敢走动。到处可以碰着怀恨的狞视：营里早就把鱼鳖代替了米粮。虽然是一样的装饱了肚子，但吃得太多的鱼鳖的兵士们好象性格也变成鱼鳖了。没有先前那么温顺，那么沉着。骚动和怨嗟充满了每个营房。

“怎么好？走是走不得，守在这里让水来淹死！”

“整天吃鱼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没有了。今天烧身子下面垫的稻草，明天烧什么？吃生鱼罢？我们不是水獭。”

“听说到渔阳还有两三百里呢！”

“到了渔阳还不是一个死！”

死！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睁大了。该他们死？为什么？是军法。因为不是他们所定的军法所以该他们死哟！便算作没有这该死的军法，到了渔阳，打败了匈奴，毕竟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本来也是被征服的六国的老百姓，祖国给与他们的是连年的战争和徭役，固然说不上什么恩泽，可是他们在祖国内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现在想来，却又深悔当年不曾替祖国出力打仗，以至被掳为奴，唤作什么“闾左贫民”，成年价替强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权利义务的富农阶级挣家私了。到渔阳去，也还不是捍卫了奴役他们的富农阶级的国家，也还不是替军官那样的富农阶级挣家私，也还不是拼着自己

的穷骨头硬教那些向南方发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为像他们一样的被榨取的“閭左贫民”么？

从来不曾明晰地显现在他们意识中的这些思想，现在却因为阻雨久屯，因为每天只吃得鱼，因为没有了木柴，更因为昨夜的狐狸的怪鸣，便像潮气一般渗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鱼肚子里素帛上写的字，夜半风声中狐狸的人一样话语的鸣噪，确也使这九百人觉得诧异。然而仅仅是诧异罢了。没有幻想。奉一个什么人为“王”那样事的味儿，他们早已尝得够了。一切他们的期望是挣断身上的镣索。他们很古怪地确信着挣断这镣索的日子已经到了。不是前年的事么：东郡地方天降一块石头，上面七个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华山之阳，素车白马献璧的神人不是也说“明年祖龙当死”么？当死者，既已死了，“地分”，应验该就在目前罢！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乐，这些现在做了戍卒的“閭左贫民”便觉到只有为了土地的缘故才值得冒险拼命。什么“陈胜王”，他们不关心；如果照例得有一个“王”，那么这“王”一定不应当是从前那样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自己有地自己耕。

风还是虎虎地吹着，雨还是腾腾地下着。比这风雨更汹涌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现在是一阵紧一阵地送进两位军官的帐幕。

觉得是太不像样，他们两位慢慢地踱出帐幕来，打算试一试他们的“泥猫”的威灵了。

他们摆出照例的巡视营帐的态度来。这两位的不意的露脸居然发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声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点一点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们现在是用眼

睛。两位军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么“注目礼”，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么办！”本来未始不准备着接受一些什么“要求”，什么“诉说”，或竟是什么“请示进止”，——总之，为了切望减少孤独之感便是“当面顶撞”也可以欢迎他们俩，却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独。他们不是两位长官在自己部下的营帐内巡视，他们简直是到了异邦，到了敌营，到了只有闪着可怖的眼光의丘墟中。

是黄河一样的深恨横断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们俩！没有一点精神上的联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绝对不愿向他们俩声诉。

最后，两位军官站在营外小丘顶巅，装作了望地势。

大泽乡简直成为“大泽”了。白茫茫的水面耸露出几簇茅屋，三两个村夫就在门前支起了鱼网。更有些水柳的垂条，卖弄风骚地吻着水波。刚露出一个白头的芦花若不胜情似的在水面颤抖着。天空是铅色。雨脚有簪子那样粗。好一幅江村烟雨图呵。心神不属地看着的两位军官猛觉得有些异样的味儿兜上心窝来了。是凄凉，也是悲壮！未必全是痴呆的他们俩，从刚才这回的巡视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线”上，“死”这有力的符咒在他们的灵魂里发动了另一种的力量；他们祖若父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他们不能束手困在这荒岛样的小丘上让奴隶们的复仇的洪水来将他们淹死！他们必得试一试最后的挣扎！

“看出来么？不是我们死，便是他们灭亡！”

“先斩两屯长？”

“即无奈何，九百人一齐坑罢！”

先开口的那位军官突然将右臂一挥，用重浊的坚决的声调说了。

“谁给我们掘坑?”

不是异议,却是商量进行手续,声音是凶悍中带沉着。

“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这答语,下意识地对脚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军官之一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过后,阴森更甚。拿眼睨着他的同伴,发怒似的咬着嘴唇,然后轻声问:

“我们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从来是带惯了子弟兵的这两位,今番却没有一个心腹。战国时代作了秦国的基本武力的富农阶级出身的军人,年来早就不够分配;实在是大将军蒙恬带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长”那样的下级兵官也不得不用阶级不同的“闾左贫民”里的人了。这事件的危险性现在却提出在这两位可怜的军官面前要求一个解答。

“皇帝不该征发贱奴们来当兵的!”

被问住了拿不出回答来的那位军官恨恨地说,顿然感到祖若父当日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永远成为过去了。

“何尝不是呵!自从商君变法以来,我们祖宗是世世代代执干戈捍卫社稷的;作军人是光荣的职务,岂容‘闾左’的贱奴们染指!始皇帝殡天后,法度就乱了。叫贱奴们也来执干戈,都是贼臣赵高的主意哪!赵高,他父母也是贱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这就是!”

因为是在大泽乡的小丘上,这两位军官敢于非议朝政了。然而话一多,勇敢乐观的气分就愈少。风是刮的更大了。总有七分湿的牛皮甲,本来就冰人,此时则竟是彻骨的寒冷。忍着冻默然相对,仰起脸来让凉雨洒去了无赖的悲哀罢!乡关在何处?云山渺远,在那儿西天,该就是咸阳罢?不知咸阳城里此时怎样了呵!羽林军还是前朝百战的儿郎。但是“闾左”贱奴们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

茅盾小说

咸阳城不免终究要变成大泽乡罢！

回到自己帐幕内的两位军官仍和出去时一样地苦闷空虚，嗒然若丧。他们这阶级的将要没落的黑影，顽固地罩在他们脸上。孤立、危殆，一场拼死活的恶斗，已是不成问题的铁案；问题是他们怎样先下手给敌人一个不意的致命伤。

——先斩两屯长？

——还有九百人呢？

——那，权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数是可以威胁利诱的罢？

——收缴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罢？

当这样的意念再在两位军官的对射的目光中闪着的时候，帐外突然传来了这么不成体统的嚷闹：

“守在这里是饿死……到了渔阳……误期……也是死……大家干罢，才可以不死……将官么……让他们醉死！”

接着是一阵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杂杂的听不清的话响。

两军官的脸色全变了，嘴唇有些抖颤。交换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统治阶级的武装者的他们俩全身都涨满了杀气了，然而好像还没有十分决定怎么开始应付，却是陡地一阵夹雨的狂风揭开了帐门，将这两位，太早地并且不意地暴露在嚷闹的群众的眼前了。面对面的斗争再没有拖延缓和的可能！也是被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群众们朝着帐内看了。是站着的满脸通红怒眉睁目的两个人。但只是“两个”人！

“军中不许高声！左右！拿下扰乱营房的人！”

拔出剑来的军官大声吆喝，冲着屯长之一叫做吴广的走过来了。